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四回 打雙陸嘉言述前賢 下象棋譜語談故事

話說紫芝懼怕玉蟾，連忙走開，來到雙陸那桌。只見戴瓊英同孟瓊芝對局；掌紅珠、邵紅英、洛紅葉、尹紅英在旁觀局。掌紅珠道：「當日雙陸不知為何要用三般。與其擲出除去一個，何不就用兩個，豈不簡便？妹子屢次問人，都不知道。其中一定有個緣故。」孟瓊芝一面擲骰，一面笑道：「據我看來：大約因為杜弊而設，即如兩個骰子下盆，手略輕些，不過微微一滾，旋即不動；至於三個骰子一齊下盆，內中多了一個，彼此旋轉亂碰，就讓善能拍骰也不靈了。況雙陸起手幾擲雖不要大點，到了後來要冤時，全仗大點方能出來。假如他在我盤，五梁已成，我不擲個六點，只好看他一人行了。以此看來：他除大算小，最有講究的。」尹紅英點頭道：「姊姊議論極是。古人製作，定是這個意思。我還聽見人說：雙陸是為手足而設。不知是何寓意？」戴瓊英道：「他是勸人手足和睦之意，所以到了兩個、三個連在一處，就算一梁，別人就不能動；設若放單不能成梁，別人行時，如不遇見則已，倘或遇見，就被打下。即如手足同心合意，別人焉能前來欺侮；若各存意見，不能和睦，是自己先孤了，別人安得不乘虛而入。總要幾個連在一處成了梁，就不怕人打了。這個就是『外禦其侮』一個意思。」洛紅葉道：「可見古人一舉一動，莫不令人歸於正道，就是遊戲之中，也都寓著勸世之意。無如世人只知貪圖好玩，那曉其中卻有這個道理。」紫芝道：「瓊英姊姊且莫擲骰，妹子說個燈謎你猜：『三九不是二〇七，四八不是三〇二，五七不是三〇五，六六不是三〇六：打一物。』」掌紅珠道：「我猜著了，可是『〇二』？」紫芝道：「『三九』、『四八』、『五七』、『六六』，湊起來都是〇二，姊姊猜的真好。但妹子剛才言在先，打的是個物件，請姊姊把『〇二』取來看看，如果是個物件，就算姊姊猜著。」紅珠不覺笑道：「呸！我只當是個數目哩。」邵紅英道：「可是『雙陸』？」紫芝笑道：「這個猜的卻好。至於是不是，且等我看花湖再來回覆。」

於是走到海棠社。只見鄺錦春、言錦心、廉錦楓、卞錦雲四人在那裡看花湖；哀萃芳、葉瓊芳在旁看「歪頭湖」。廉錦楓見紫芝走來，連忙叫道：「姊姊來的正好。妹子輸的受不了！我這初學的花湖，如何上得場！剛才我求萃芳、瓊芳二位姊姊替我看兩牌，誰知他把『么六』、『二三』、『四六』認作雜花，成了下去，倒被他們割了一個耳朵。姊姊替我看看罷，今日被這『三公』、『三才』，頭都鬧昏了。」紫芝道：「怎麼如今花湖忽又添出三公、三才，這是怎講？」錦雲道：「何嘗添什麼三公、三才。只因錦楓姊姊頭一次起了一個雙張，做了一回老相公；第二次補牌又多補一張，又做一回老相公；第三次下家還未起牌，他又多起一張，又做一回老相公：一連做了三回老相公，因此他叫做『三公』。」紫芝道：「三才又是怎講？」廉錦楓道：「紫芝姊姊未曾讀過《三字經》麼？」紫芝道：「《三字經》上有句：『三才者，天地人。』怎麼沒有讀過。」

錦楓道：「妹子每牌總是天、地、人三個單張在手，偏偏又是肚子，又不敢打，所以打了半日，還未成得一牌。剛才好容易叫六頭，偏偏又被上家攔成。」哀萃芳道：「那牌原是姊姊自己打錯。」紫芝道：「怎麼打錯？」葉瓊芳道：「他手裡只剩一對天牌，卻把長三打出去，恰好錦心姊姊六張開招，一連補了三張么三，又是一個六張，這也罷了，末尾還補二三一坎，恰恰湊成一封，及至錦心姊姊再打三六，錦雲姊姊也是六張開招，喜相逢攔成：這比我的么六、二三、四六詐湖更臭。」鄺錦春道：「這一牌不獨錦楓姊姊吃虧，就是妹子也多輸三個龍船。這牌方才打錯，接著一牌湖四頭又把長二打去，被人六張開招雙封，也是一對人牌成了。」

言錦心道：「錦楓姊姊打錯也罷了，並且打的也過慢。剛才有一牌，左拆右拆，弄了半天，再也打不出。彼時適值我是夢家，出他躊躇，過去看看，誰知他手裡除了天、地、人三個孤張，還有六張閑牌，打去一張，卻是『八尖嘴』。」紫芝道：「若是這樣，他打的雖臭，倒有一件可取，卻還細膩。但只工夫還未到家，能夠練的打到『眠張兒』，那就好了。」錦春道：「何為『眠張兒』？」紫芝道：「眠者，睡也。即如他家應該發牌，左拆右拆，左打右打，再也打不出。及至鬧到後來，把那三個看牌的都等的磕睡起來，這才打出去，其名就叫『眠張』。」錦楓道：「姊姊莫鬧了，你再鬧，更要錯了。」

紫芝道：「今日這牌不但添了三公、三才，只怕還要添個骨牌名哩。」錦楓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紫芝道：「姊姊剛才湖六頭，打長三；湖四頭，又打長二；少刻湖二頭，再把地牌打了，豈不湊成一副『順水魚』麼？」錦楓道：「我的紫姑太太！夠了！夠了！你老人家不要刻薄了！請罷！請罷！」紫芝道：「我要抽幾個頭兒才肯走哩。」錦楓道：「我還沒贏，那有頭兒。」紫芝用指在錦楓頭上一彈道：「這不是頭兒？」錦雲用力把紫芝朝外一推道：「人家這裡頑錢，你只管跟著瞎吵！」

紫芝趁勢走出，來到猗蘭堂。只見余麗蓉、姜麗樓、潘麗春、蔣麗輝在那裡閑談，旁邊放著一桌〇湖。四人見了紫芝，都欠身讓坐。紫芝道：「你們為什麼不看牌，卻在這裡清談？」余麗蓉道：「因為麗輝姊姊不大高興，所以歇歇再打。」紫芝道：「麗輝姊姊為甚不高興？」蔣麗輝道：「我們一連看了八輪，我一牌未成，這不是討罪受麼！並且每牌總是一張老千，從未起過空堂，牌牌總要打九索；至於破椰破群，更不必說了。尤其可恨的，那破椰破群再不教你成個二報三報，他總是一張八餅、一張二索，或是一張七餅、一張三萬，教你八下不成副；及至巴到〇成，不是人家湖了，就是上家攔成。你說這麵湖鬼令人恨不恨！教人氣不氣！再頑半天，我還氣成鼓脹病哩。可惜我今日來的匆忙，未將剪子帶來，這是他的命長。我明日一定戒賭，妹妹莫勸我。」紫芝道：「妹子何敢勸？但姊姊又何須勸？今日戒，明日開，那是向來的老規矩。並且這『戒賭』二字，我從太后頒恩詔那年一直聽到如今了，姊姊莫生氣，妹子替你看兩牌。」姜麗樓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大家歸坐。紫芝一連看了幾牌，誰知牌牌皆成，不但不輸，並且反做了贏家。把牌交給麗輝道：「你來看罷。如今反輸為贏，大約可以不必戒賭了。」麗輝接過牌道：「人說你門的好，果然不錯。才看這幾牌，都在我的意料之外，倒長許多見識。明日一定要送門生帖過去。」紫芝道：「拜門生你且暫緩；等我老師開了剪子店，替你多多預備幾把剪子你再來。」說的眾人都不覺好笑。

紫芝走出，要去看看象棋，找了兩處，並未找著。後來問一丫鬟，才知都在圍棋那邊。隨即來到白蓮亭。只見崔小鶯同秦小春對局；旁邊是掌乘珠、蔣月輝、董珠鈿、呂祥莫四人觀局。那對局的殺的難解難分，觀局的也指手畫腳。紫芝道：「教我各處找不著，原來卻在圍棋一處。看這光景，大約也是要借點馨香之意。」只聽蔣月輝道：「小春姊姊那匹馬再連環起來，還了得！」董珠鈿道：「不妨！小鶯姊姊可以拿車攔他。」呂祥莫道：「我的姊姊！你這話說的倒好，也不望馬後看看！」

誰知秦小春上了馬，崔小鶯果然拿車去攔。這裡呂祥莫連忙叫道：「小鶯姊姊攔不得，有個馬後炮哩！」話未說完，崔小春隨即用炮把車打了。崔小鶯道：「人家還未走定，如何就吃去？拿來還我！」秦小春道：「你剛才明明走定，如何還要悔？」掌乘珠道：「小春姊姊把車還他罷。況且這棋小鶯姊姊業已失勢，你總是要贏的，也不在此一車。」紫芝道：「二位姊姊且慢奪車，聽我說個笑話：一人去找朋友，及至到了朋友家裡，只見桌上擺著一盤象棋，對面兩個坐兒，並不見人。這人不覺詫異；忽朝門後一望，誰知他那朋友同一位下棋的卻在門後氣喘噓噓奪車。恰好今日二位姊姊也是因車而起，好在有例在先。」紫芝一面說著，故意大聲叫道：「丫鬟快將門後打掃打掃，少刻就有客來了。」

題花按著扇子，一面撇蘭，一面笑道：「女孩兒家恁響喉嚨，也不管嚇得人來怕恐，準備精皮膚一頓打！」紫芝道：「有件奇事：一家養口小豬，忽然得個怪病，伏在地下將尾亂擺。有人傳個方兒，教他磨些黑墨塗在尾上就好了，那知擺的更甚。這家沒法，只得把獸醫請來。偏偏這獸醫又是近視眼，走來一望，見那豬尾上黑墨畫的滿地橫一道，豎一道。看了一看，回頭就道：『這樣好豬，還說有病！』這家忙問道：『怎說無病？』獸醫道：『我們雖是獸醫，也要『望、聞、問、切』；你若看別的，只看豬尾就知道了：他如果有病，怎麼還撇的那樣好蘭呢？』」題花笑道：「好啊！替你畫，你還罵我！」紫芝道：「這個只好算個筆資罷。」

忽聞遠遠簫音嘹亮，甚覺可耳。紫芝正要叫丫鬟去看，只見芳芝走來道：「諸位姊姊聽聽這簫品的可好？」眾人道：「不知那

位姊姊品的這樣好蕭。」忽聽又有笛音，倒像蕭笛合吹光景。芳芝道：「剛才我同再芳、蘭蓀兩位姊姊看了芍藥，到了蓮花塘，蘭蓀姊姊被他們邀去投壺。再芳姊姊因見綠雲妹妹鐵笛鐵蕭甚好，所以約了亞蘭姊姊、綠雲妹妹就在水閣合吹，這蕭笛借著水音，倍覺清亮，又是順風吹來，遠聽更有意思。」左融春道：「如此妙音，蕭笛必另有不同，姊姊把我帶去看看。」二人攜手去了。

紫芝也隨後跟來，走到桂花廳。只見林婉如、鄒婉春、米蘭芬、閔蘭蓀、呂瑞莫、柳瑞春、魏紫櫻、卞紫雲八個人在那裡投壺。林婉如道：「俺們才投幾個式子，都覺費事，莫若還把前日在公主那邊投的幾個舊套子再投一回，豈不省事。」眾人都道：「如此甚好；就從姊姊先起。」婉如道：「俺說個容易的，好活活準頭，就是『朝天一炷香』罷。」眾人挨次投過；也有投上的，也有投不上的。鄒婉春道：「我是『蘇秦背劍』。」

米蘭芬道：「我是『姜太公釣魚』。」閔蘭蓀道：「我是『張果老倒騎驢』。」呂瑞莫道：「我是『烏龍擺尾』。」柳瑞春道：「我是『鶴子翻身』。」魏紫櫻道：「我是『流星趕月』。」卞紫雲道：「我是『富貴不斷頭』。」眾人都照著式子投了。紫芝走來，兩手撮了一捆箭，朝壺中一投道：「我是『亂劈柴』。」逗的眾人好笑。

紫芝說笑一陣，信步走到鞦韆那邊。只見田鳳翽、施豔春、薛蘅香、董翠鈿、蔣素輝、卞彩雲六人在那裡一起一落打著頑。紫芝道：「我看你們打來打去，不過總是兩個俗套子。據我主意：何不各抒己見，出個式子，豈不新鮮些？」彩雲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請鳳翽姊姊先出。」田鳳翽道：「妹子出個『平步青雲』，要雙足平起。」薛蘅香道：「我是『鯉魚跳龍門』，要雙足微縱。」施豔春道：「我是『金雞獨立』，要一足微長。」董翠鈿道：「我是『指日高升』，要一指向日。」蔣素輝道：「我是『鳳凰單展翅』，要一手朝天。」卞彩雲道：「我是『童子拜觀音』，要一手合掌。」都照式子打了一回。彩雲道：「倒是紫芝妹妹會頑，果真出個式子就覺有趣。」田鳳翽道：「紫芝姊姊何不出個式子也頑頑呢？」紫芝道：「我怕頭暈。」薛蘅香道：「姊姊向來鬥的趣兒甚好，既不打鞦韆，何不說個笑話呢？」紫芝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因想了一想，登時編了一個笑話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